

中药药味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及中药药味的标定原则与方法研究——《本草纲目》药味及药味理论考

张卫, 张瑞贤*, 李健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要] 历代本草文献中对于中药药味的标注却别很大。《本草纲目》是中国药物学界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 研究该书对药味的标注方法和原则, 探讨其优势与不足, 对于药味的标注化标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草纲目》重视药味理论, 采用了宋明理学的方式来阐释药味与功效的关系, 但并未应用和进一步发展宋元时期系统论的观念, 同时该书也并未使用理论反推药味的方式标注药味。《本草纲目》在药味的标定上主要采用口尝药味的标定方式, 应作为当前主流标定药味的方式。

[关键词] 本草纲目; 药味理论; 五味; 标定方式

Inheritance on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flavor theory and TCM flavor standardization principle——flavor theory i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ZHANG Wei, ZHANG Rui-xian*, LI Jian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All previous literatures abou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show distinc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flavors.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is an influential book in TCM history. The TCM flavor theory and flavor standardization principle in this book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modern TCM flavor standardizatio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pays attention to the flavor theory, expla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flavor of medicine and its therapeutic effects by means of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However, the book has not reflected and further developed the systemic theory, which originated in the Jin and Yuan dynasty. I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flavor are standardized just by tasting medicines, instead of deducing flavors. Therefore, medicine tasting should be adopted as the major method to standardize the flavor of medicine.

[Key words]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flavor theory; five flavors; standardization mode

doi: 10. 4268/cjcm20152434

《本草纲目》是我国本草学术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部由明代著名医生李时珍所完成的本草巨著共收录了 1 892 种药物, 该书对药味的标注方法和原则, 探讨其优势与不足, 对于药味的标注化标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对《本草纲目》中有关药味理论及药味标定的原则和方法进行整理和研究。

1 《本草纲目》药味的标注

《本草纲目》中共收录 1 892 种药物, 除“服器部”药物药

味省略外, 其余药物基本都标注药味, 体现了李时珍对主流本草编写体例的传承性和对于药味作为药物属性之一的重视。

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对于药物药味的标注主要有 4 种情况: 其一是遵从主流本草、首出本草药味; 其二修改主流本草、首出本草药味; 其三是保留历史争议药味; 其四是自行增补新药味。

遵从主流本草、首出本草药味是李时珍对其前代本草著

[收稿日期] 2015-06-10

[基金项目] 中国中医科学院自主选题项目(Z142)

[通信作者] * 张瑞贤, E-mail: Zhangruixian@gmail.com

• 4928 •

作已收录的药物药味进行标注的主要情况之一,《本草纲目》中许多药物药味的标注都只保留了其首出本草、主流本草中所记载的药味。如苦参条。苦参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在《本草纲目》中,苦参的药味只标注了来自于《神农本草经》中所记载的苦味。又如蛇床条。蛇床也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在《本草纲目》中,蛇床的药物只标注了来自于《神农本草经》的苦味和来自于《名医别录》的辛、甘之味。本文认为今人所见《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均经晋代名医陶弘景之手,在陶氏的整理下药物的多重药味是后人对药味标注的基础,二书所记载的药味应共同视为药物的首出药味。

修改主流本草、首出本草药味这种情况在《本草纲目》中并不多见。在《本草纲目》所记载的1892种药物中,李时珍共对其中的70种药物在首出本草著作中的药味进行了修改。这些药物有苍术、五色石脂、钓藤、滑石、兔、落葵、繁缕、玄精石、沙参、石斛、菊、郁李、石蕊、雷丸、络石、蓬砂、大青、紫草、淫羊藿、前胡、枸杞、旋花、沉香、山豆根、茗、葶苈、百部、牡荊(根)、独活、漏篮子、桔梗、艾、商陆、紫薇、礞石、酸枣、韭、胡葱、麻黄、柞木、矾石、连翘、败酱、麻花、茜草、爵床、天名精、栝楼、马兜铃、延胡索、威灵仙、白前、戎盐、虎掌、粟、朴硝、食盐、泽泻、缩砂蜜、茺菁、茺蔚、吴茱萸、生消、消石、砒石、莎草、香附子、凝水石、知母、蓝(实)、地肤。如落葵条,落葵首载于《名医别录》,在《名医别录》中落葵被标为酸,而李时珍认为其药味为甘、微酸。又如紫草条,紫草首载于《神农本草经》,该书载其药味为苦,而李时珍认为其药味应为甘、咸。

绝大多数的情况是李时珍没有做出药物药味的修订,在《本草纲目》中保留了其前代主流本草及首出本草的药物药味,同时对于历史上一些不同医家的见解也一并列出。如红蓝花条。红蓝花首载于《开宝本草》,该书云红蓝花辛、温、无毒。而张元素说红蓝花苦,王好古说红蓝花辛而甘苦,李时珍将《开宝本草》、张元素、王好古的这些说法都一并保留在《本草纲目》该药物条文的“气味”项下而未作出进一步甄别,也未给出个人对于该药物药味如何标注的最终结论。

第四种情况主要是李时珍针对新收录在《本草纲目》中的药物以及其前代本草中有药名而未述及药味的标注。对于这部分药物,李时珍根据自己的经验,自行对药物的药味进行添加。如瑞香首载于《本草纲目》,李时珍将其标注为甘、咸。

无论李时珍是否保留、修改亦或增添药味,今后还需要进一步探究他对药味进行标注的原则和方法。在李时珍所处的年代,药物五味相关理论已经广泛被医药家所接受,前文所述《本草纲目》所引用的药物五味理论以及其对五味理论的阐发与创新可以看出李时珍对五味理论的重视态度。值得注意的是从宋代起,药味的获得和标注途径已从单纯的口尝药味向口尝药味与五味理论反推药味相混合的多元化趋势过渡。如金元医家所著医书中已暗示了通过物药效反

推药物的药味的方法,例如当归在前代本草中记载的药味是甘、辛之味,后来医家发现当归入心经,可以助心散寒,因此在本草著作中又增添了苦味,如王好古说“当归甘、辛、苦,以甘故能和血,辛温以润内寒,当归之苦以助心散寒”^[1],当归苦味的增添很有可能是药物功效反推的结果。元代王履的《医学溯源集》中更是直言“其神农众疾俱备,而历试之乎?况污秽之药,不可尝者,其亦尝乎?且味固可以尝而知,其气、其性、其行经、主治及畏、恶、反、忌之类,亦可以尝而知乎?苟尝其所可尝,而不尝其所不可尝,不可尝者,即可知,而可尝者亦不必待乎尝之后知矣!谓其不尝不可也……”^[2],很明确的说出药味的获得并非通过口尝。因此,重视药物五味理论的李时珍对于《本草纲目》中药物药味的标定则极有可能根据药效通过药物五味理论反推的理论药味。

但笔者发现在《本草纲目》所修改的药味中往往可见李时珍对药物躬身实践的痕迹,如钓藤,首载于《名医别录》,标为甘,李时珍将其修改为甘、苦,并云“初微甘,后微苦”,“初和后”这一先后顺序描述文字显然是药物入口后的感觉。又如沉香条“咀嚼香甜者性平,辛辣者性热”,明确说沉香药味的标定是口尝咀嚼的结果;再如枸杞药物条“枸杞苗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甘淡气寒,子味甘气平。”同一药用植物,不同的药用部位功效相同、药味不同,则药味的标定应为口尝的结果。再如栝楼条“张仲景治胸痹痛引心背,咳唾喘息,及结胸满痛,皆用栝楼实。乃取其甘寒不犯胃气,能降上焦之火,使痰气下降也。成无己不知此意,乃云苦寒以泻热。盖不尝其味原不苦,而随文傅会尔。”李时珍指责金代医家成无己不躬身实践、口尝药味,以栝楼能降上交火气而衍义出栝楼味苦的错误结论。这些文例都体现了李时珍在对药味的标定中强调口尝实践,反对以功效反推药味的做法,这些明确的文献记载有理由让人们相信李时珍修改或增添新药物药味的方法仅为以实践为基础的药物口尝之味。

可见,李时珍对药味的标定是通过口尝药味来获得,通过口尝来鉴别、标定药味应为《本草纲目》中药味标定的原则与方法。

2 格物致理——药味与药效关系建立的方法

受宋明理学思想的影响,李时珍在许多药物条中,对药味与药物功效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了探讨。

如芎藭药物条“五味入胃,各归其本脏。久服则增气偏胜,必有偏绝,故有暴夭之患。若药具五味,备四气,君臣佐使配合得宜,岂有此害哉?如芎藭,肝经药也,若单服既久,则辛喜归肺,肺气偏胜,金来贼木,肝必受邪,久则偏绝,岂不夭亡,故医者贵在格物也”。李时珍认为芎藭药味为辛味,而辛归肺,久服辛味则肺气偏胜,肺属金,金气胜则伐伐肝木,肝气偏绝,则人夭亡。通过这种格物的过程李时珍阐释了不可久服芎藭,久服则人夭亡的道理,实际上是运用五行配属与五行相克理论阐释了药物之味与药效之间的关系,用格物

的理论搭建了真实存在两事物之间的桥梁。这就是李时珍格物致知的过程,李时珍认为这种格物致知认识药物药性药效关系的途径是医生最为宝贵的品质。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大量与此类似的探讨药味与药效关系的药物条文。

又如“蓬砂”条“能去胸膈上焦之热。素问云,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以甘缓之,是也。《日华子》言其苦辛暖,误矣”。李时珍认为蓬砂的性味为甘、微咸、凉。而礞砂之所以可以去胸膈上焦之热是因为“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以甘缓之”。

又如枸杞条“今考《本经》止云枸杞,不指是根、茎、叶、子。《别录》乃增根大寒、子微寒字,似以枸杞为苗。……则《本经》所列气主治,盖通根、苗、花、实而言,初无分别也。后世以枸杞子为滋补药,地骨皮为退热药,始岐而二之。窃谓枸杞苗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甘淡气寒,子味甘气平。气味既殊,则功用当别”。

再如半夏条“味辛。涎滑能润,辛温能散亦能润,故行湿而通大便,利窍而泄小便。所谓辛走气,能化液,辛以润之是也”。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药性的探究方式并非始自李时珍,早在宋代医家成无己所著的《注解伤寒论》中亦有类似的药性理论研究方法,并在金元时期由金元医家发扬光大,如《汤液本草》、《本草衍义补遗》等书中就记载了大量的诸如此类的论述方式。金元医家过于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以至于一些药物药味的标注带有明显由药效反推的理论药味成分,而李时珍所记载的药味则来自于口尝实践,他将药味理论用来“格物”均来源于实践的药味与药效之间的关系,这是二者的显著区别。

3 讨论——中药药味的标注原则及药味理论的整体观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药物标定了药味,并在具体药物条讨论了药味与药效的关系,修订了具体药物的药味,但仍有不足之处。

其一,李时珍对药味的标定并没有做到全面、统一。如上文所述,在《本草纲目》中仍有一些药物未被标注药味,且大量药物的药味标注没有在《本草纲目》中得到统一,存在着大量悬而未决的分歧意见。虽然可以通过《本草纲目》对药物的描述性文字中推测李时珍采用口尝实践的方式标注药物,但这一重要的药味标注原则并未被李时珍明确的提出。上述问题均使《本草纲目》在药味标注的完美程度上大打折扣。

其二,李时珍对于药味理论的探讨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整体观思想。他在探讨药味和药效上注重实践,但只是阐释了药味与药效间符合已有药味理论的药物,而对于药味与药效关系不符合已有药味理论的药物却没有深入探讨。如半夏条。“半夏味辛。涎滑能润,辛温能散亦能润,故行湿而通大便,利窍而泄小便。所谓辛走气,能化液,辛以润之是也。”这是辛能行能散理论的运用,但同样具有辛味的其他药物如

“鬼督邮”不具有行散的功效,反之,具有其他药味的药物却具有行散的功效,如具有苦、平药味的荆三棱却具有破气散结的功效。显然在这一点上,李时珍没有进行深入考虑。

早在金元时期,医家已经注意到药味与药效的不完全对称性,指出药物的功效与药味不尽相符,还与药物本身的整体性相关。

如王好古指出“有使气者,使味者,气味俱使者,先使气而后使味者,先使味而后使气者。有一物一味者,一物三味者;一物一气者,一物二气者。或生熟异气味,或根苗异气味”^[3]。

刘完素更试图建立更加全面的药物特性与药效之间的程式图,将药物的功效与它的性、色、性、味、体 5 个方面相关联进行探讨。药性考辨图见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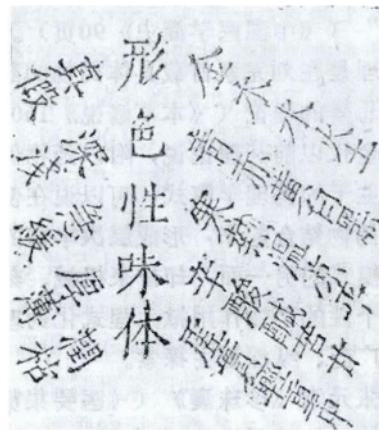


图 1 药性考辨图

Fig. 1 Drug property determination mode

这种整体观念的涌现可以说是金元医家对中药药性理论发展的重大贡献,可惜的是李时珍并未对这种想法给予应有的重视。从整体观系统论的角度认识和发展中药药性理论的脚步也在金元以后放缓,未得到进一步发展。

从整体观的角度可以很好阐释来自于药味理论所归纳的药味与药效的不一致。药味作为药物的共有属性之一,与药效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古代医者试图探讨药味与药效之间的关系,并总结了一些药味理论来阐发这种关系,但这些理论只能说是一种粗略的归纳,阐释了某些规律;但同时,对于药物而言,药味只是组成整体药物的一部分,已有药味理论的成立需要前提。药物发挥功效应以药物的整体为基础,是否能够发挥来自于味的功效还要受到来自药物整体的其他特性的制约。

以传统的医学思想来理解:药物为运气所化,有些药物在所化中突出药味,其五味可成为药物发挥功效的主要条件,这时可以运用中药五味理论来阐释中药功效。但不可否认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运气所化之不同,仍有许多药物或重

形、或重色、或重性、或重体而非以味独显,药味则变成药物发挥功效的从属条件。显然,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古人对于整体条件下药味理论如何成立的探讨仍不够深入和具体。因此,笔者认为已有的药味理论具有一定的指导药物应用和发现药物功效乃至认识药物药味的作用,但不能作为完美的真理进行演绎。正是因为药味理论存在缺陷,完全从药效通过药味理论反推药味这一作法并不可行。

李时珍虽然没有认识到药物理论的整体观,更不可能认识到个别药性理论的不完整性,及从单一药味理论反推药味这一做法的缺陷。但他却规避了从药效反推药味的作法,采用了口尝药味进行标定的方式。这是值得肯定的。药味是药物的固有属性之一,这种属性是大自然的造化,口尝药味本身蕴含了与药效相关的大量信息,药物效味之间的理论关

系应是在口尝药味基础上的进一步归纳与演绎。李时珍《本草纲目》药味的标定采用了口尝药味的方式,值得借鉴和学习,同时《本草纲目》中所标注的药味也是进行药味标准化标注的重要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 [1] 王好古. 汤液本草[M]. 竹剑平校.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8: 57.
- [2] 王履. 医经溯洄集[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3: 2.
- [3] 李时珍. 金陵本《本草纲目》新校正[M]. 钱超尘, 温长路, 赵怀舟等校注.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43.
- [4] 王树泽. 金元四大家医学全书[M]. //刘完素. 素问玄机原病式. 王云凯, 王吉匀, 刘建平点校.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87.

[责任编辑 孔晶晶]